



玛茜表姐，欢迎您

《刺梨儿》讽刺小说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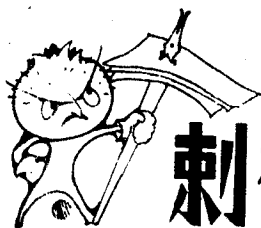
1247.

66

青年作家 编辑部编

玛茜表姐，欢迎您

《刺梨儿》讽刺小说选



刺梨儿

6070/10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6·成都

责任编辑：唐宋元

封面设计：邹延白

版面设计：李明德

插图：江帆

玛茜表姐，欢迎您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 7.75 插页2 字数144千

1986年1月第一版

1986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360册

书号：10374·132

定价：1.35元

出版说明

讽刺小说愈来愈受读者的欢迎，它集中地表现出文学的批判力量。本书中的作品，象刺梨儿那样，综合了酸、涩、甜、苦诸种味道，外表还有刺。把卷细品，你有时会捧腹大笑，有时会陷入沉思。虽然有人读了会觉得头痛，但别忘了刺梨儿的特征——回味还有点甜哩！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

目 录

讽刺是永远需要的·····	马识途 1
饮食菩萨·····	竺可添 6
应声虫病·····	范锡林 20
Fe耳锅·····	殷小英 杨建华 27
养猪之道·····	榴 红 34
玛茜表姐，欢迎您！·····	雨 寒 44
国际影响·····	伍松乔 53
好好理解·····	蒋 毅 59
死者没有遗嘱·····	司马赤 67
名言·····	剑 竹 76
尚师爷·····	温靖邦 80
一张甲座票·····	林贵祥 96
“爱情走廊”与赞美诗·····	扬 禾 106
楼梯·····	王世伟 116
位置·····	胡其云 124
网·····	曹 建 127
大墙上的“海洛因”·····	刘新光 135

童尿	徐 瑛144
不是喜剧的喜剧	苏政勋149
趴扑	范 羽162
名人的谷壳与无名氏的小米	景 轩169
罗汉堂轶事	贺星寒172
假如没有这把火	袁一平177
武松领奖	江忠玉188
一幅肖像画	蔡未名196
这是可以理解的	沈伟宁205
小巷里的枪声	艾 湫222

讽刺是永远需要的

——为“刺梨儿”讽刺小说选《马茜表姐，欢迎您！》作序

《青年作家》编辑部把在刊物《刺梨儿》专栏上发表的讽刺小说选编一集，交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无疑是一件好事，然而使我回想起许多事来。

“讽刺是永远需要的。”这是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话。我相信这是真理。解放后，文学泰斗茅盾不只一次说到要提倡讽刺文学，我也有此同感，并且想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响应号召。因为我相信，我们正经历着从一个旧的社会过渡到一个全新的社会的伟大转变。一些陈旧的、落后的、以及反动的事物总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总要和新生事物进行垂死的斗争。由于旧的事物是不合时宜、逆潮流而动的，它们在历史上是不得其所的，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然而偏偏要把自己的无价值表现为有价值，把被历史扬弃的东西顽固地加以肯定，于是不得不显出其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本色，于是不能不在新社会

中出现许多啼笑皆非的事件和荒唐可笑的人物。马克思说过，“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它的喜剧。”又说“为了使人类能够愉快地同自己的过去诀别”，为了“把陈旧的生活方式送进坟墓”，自然就会出现把历史上已经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的喜剧。于是作为“喜剧变简的支流”（鲁迅语）的讽刺文学便应运而生了。讽刺文学家就是把那些在历史上“不得其所”的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将其落后而顽固，色厉而内荏，空虚而自鸣得意的本色揭示给读者，从而肯定新生的事物，肯定历史的前进。

我想，从这个关于讽刺文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可以明显地引申出一个道理来：在一个社会中，越是讽刺文学鼎盛，越是显出这个社会对于自己存在的自信和强大，越是敢于把从旧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带来的种种痼疾和丑恶揭发出来，以求得早日疗治，使自己更健康地成长；越是对自己丧失信心，便越是讳疾忌医，不容许讽刺文学存在，视讽刺文学为洪水猛兽，以为是对自己存在的威胁。我正是相信我们的新社会是强大和健康的，不害怕把无价值的东西从自己身上剔除干净，才满腔热忱地动手写起讽刺小说来的，而且的确也得到了社会的承认。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开始了，我因为几篇讽刺小说而犯了弥天大罪，不仅身陷囹圄，而且要忍受那些可怜的“笔杆子”们无穷无尽的大批判，接受那些有本事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能够把白说成黑的勇士们的“缺席裁判”。于是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变成一片干净乐土，不仅讽刺绝对不需要，而且歌颂太阳的光亮

也可以被认为是对于阿Q的癞痢头的影射。他们看来是大权在握，对文化人可以斩尽杀绝，然而对自己存在总是怀着惴惴不可终日的心情，毫无自信。于是在我们的文坛上出现了一种专门的学问和专门家，他们不用理智而是用他们的主人所赋予他们的鼻子去嗅出一切有讽刺痕迹的文学来，于是文学尚且从中国的大地上消失了，何论使他们恐惧的讽刺文学呢？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他们的倒行逆施，他们的色厉内荏，正给文学提供十分丰富的讽刺文学素材，于是在他们垮台之后，在中国出现了最兴盛的讽刺文学，不仅讽刺了那些讽刺文学的禁止者，流风所蔽，也讽刺了三中全会后一切阻碍历史前进的落后思想、行为和弊端，使讽刺文学达到比较繁荣的境地。

但是，平心而论，就当前讽刺文学的现状来说，还不令人满意。现在写讽刺作品的作家还常常因为笔锋所及，扫到一些缺乏自知之明的当权者脸上的灰尘，从而带来不愉快的后果，心有余悸，使现在某些讽刺作品的作家不得不把笔锋磨得圆钝一些，读起来象看钝刀子割肉一样令人沉闷；或者不得不贴上一些预防性的自卫盾牌式的情节和语言，读起来总觉得吞吞吐吐，不知所云；或者不得不在作品的末尾加上一个扬善惩恶的光明尾巴，至少要加上一些退路话，说这不过是无伤大局的个别现象，相信或但愿这种现象会很快消除云云。有这样的余悸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对讽刺文学说来，却是致命的弱点，至少会使讽刺文学大为减色，难以起

振聋发聩的社会作用。但是在这同时，不可不注意另外一种倾向，就是那种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嫌，立意在于暴露新社会，以冷嘲热骂来逞一快的讽刺文学。作者似乎还不懂得鲁迅的话：“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事实，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隐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并且也不懂得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这种乱用的讽刺文学，在鲁迅看来，其实不是讽刺文学，他说：“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情，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那就并非讽刺了，这便是所谓‘冷嘲’。”归根到底，我们现在的讽刺文学必须：第一，注意立场；第二，注意真实；第三，要有热情。一句话，要实事求是。不然就有陷入乱用讽刺的辙迹中去的危险，而且也给了忌讳讽刺的人以口实。这对于发展讽刺文学也是不利的。

尽管如此，我相信讽刺文学必将因党中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而进一步繁荣起来，并日臻完美。讽刺文学作家也终将解除余悸，放手写作，把讽刺文学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境地。为什么？因为我们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时代，改革之风势不可挡地吹向每一个角落，改革与反改革，

因循守旧和锐意革新，传统观念和新颖思想，陈旧的生活方式，落后、愚昧、腐朽的东西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积极的、向上的进取精神之间会展开更加激烈和复杂的斗争。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情，将要出现，一些荒唐可笑的人物将要出台。这给讽刺文学提供了用武之地。讽刺文学必将和其它文学一样，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历史前进，发挥自己的作用。也将为文苑中一直不很繁荣的讽刺文学，增添新的活力，为百花中这一枝花开得更加鲜艳，开创一个新局面。

《青年作家》从发刊以来，一直坚持开辟《刺梨儿》这个专栏，《现代作家》也开办了讽刺小说专栏，不管它们已经发表的讽刺小说水平怎样，不管这些作品还有多少可以研究的问题，但是他们的存在就是一个胜利。其实我看其中有不少好的苗头。即使还算幼稚吧，那有什么关系？鲁迅说：

“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正因为这样，我乐意为《刺梨儿》的选集作序。

我想还是用鲁迅的一段话来与讽刺文学和一切文学的青年作家共勉，并作为本文的结束：“然而时代是在不息地运行，现在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

饮食菩萨

农村中有不少这样的饮食菩萨。但是作为其中的一尊，公社干部任子虚自有他与众不同的三个特点。首先，他不象别的饮食菩萨那样有三不来：天不黑不来；地方不背静不来；有生人在场不来。他胸怀坦荡，豁达大度，哪怕逢场日子把酒席摆在街中间请他，他也照来不误。他爱说一句话：“我不肯信吃东西都会犯错误，那上面的人就不吃了！”所以不管任何时间，任何场合，他都吃得津津有味。其次，他不烂酒。他之上桌，不象别人那样，期在必醉。他饮酒总是适可而止，吃翁之意不在酒。所以不管任何时候，他都吃得清醒白醒。第三，他从来不怕人家挖苦。原先，当他烟火最盛的时候，中街馆子里的服务员见他来了，总喜欢象喊堂的一样大声高唱：“任书记又来了！”而且把劲使在那“又”字上。他无所谓，大声说话：“我来的回数越多，你们的生意越好。我看你们还该感谢我呢。”以后干脆，他一进馆子，无论多少顾客在场，他都会先发制人地大喊一声：“我

又来了！”所以任何时候，他都吃得理直气壮。也许，就这个理直气壮，还可以举一个例子。那当然是很讲究出身成份的时候，而当时任子虚还是公社的一把手。脚板大队有个出身不好的年轻人，外号冲天炮；同当时的支部书记发生口角。那冲天炮居然对着不可一世的支部书记冲了这么一炮：“我老汉旧社会当伪保长，也只是要不要才吃人家一回，哪象你们现在这样，天天都把脸整得通红。”于是那支部书记便扭着这门冲天炮，到公社里找着这位任书记，把上面的话重复一遍，说是“伪保长的儿子要翻天了”。我们这位任书记，板着他的冬瓜脸，把这门冲天炮从上到下打量了一个来回，突然“嗨”了一声说：

“你这是在挖苦我嘛！”

接下去发了一大通议论：“你以为还是老汉当保长那个时代么？你搞醒豁，现在是贫下中农当家，造反派掌权，我们都是三结合干部。天天把脸整得通红，那是我们福气好，你心里哪点不安逸？早先你老汉吃贫下中农，吃少了那是他活该。现在该我们吃你，我们要吃就要把你吃痛！你包包头有多少钱？”

那冲天炮以为并不真在问他，所以没有回答。不料这任书记突然提高嗓门，大声武气地说：“听见没有，你包包头究竟有多少钱？”

他只好赶快回答：“只有五块钱。”

于是这位任书记便贼着支部书记的名字说：“走，到馆子里去！今天不但你要吃，我也要吃。”就这样，把那保长

儿子吃痛了，他的反革命嚣张气焰自然也就打下去了。

但是花无百日红。这二年，我们这尊菩萨的烟火突然冷清了下來。有时十天半月都不见有人來請。如果不是久不久还有点会议伙食吃的话，那喉咙管简直就要生锈了。倒不是中街的馆子关门歇业了，馆子照旧开得上好，越来越好。而且两三年间，街上又新添了不少馆子，从上街到下街，国营的，集体的，个体的，不下三十家。饭馆面馆，红锅汤锅，烧卤蒸炒，油炸烟熏，那各种诱人的香气，飘得满街都是。不管啥时去看，都坐得满秋秋的。有钱的人似乎真还不少。但就没有一个来请他的。想当年烟火鼎盛时期，即使偶尔有一两天没人来请，他只消到中街馆子里走一趟，装着找人的样子，便四面八方的桌子上都有人喊：“任书记，来将就吃点！”“任书记，这桌来啊！”“任书记，这里把酒给你看起罗！”那时是何等热闹，何等光彩。可是如今，就连这办法也不灵了。哪怕他把每一张桌子都走遍，也不见有人招呼。那些明明认得的人，都故意把头掉开，装着摆龙门阵，或是弯下腰去寻什么东西，跑堂的竟敢大声嘲弄他：“任书记，这边有空位子，是包一桌还是包两桌？”

他不好发火，只得讪讪地回答：“我找人，我找人。我刚才在那边馆子里吃过了。”

唉，真是时过境迁，一落千丈，抚今思昔，实在不堪回首。起初，他怪包产到户。因为庄稼都自己种了，谁还有多少事情来求神拜佛呢。后来才发现并不尽然，比如眼下修房造屋的多了，批屋基地总得找到公社来吧。又如专业户贷

款，买拖拉机开证明，办长途贩运证……等等等等，求公社的事，可说比原来还多。但求公社并不等于求他任子虚。他如今只是个公社副主任，什么事情都无足轻重了。

人家虽然还叫他书记，有事却不大来找他。偶尔找上门来，也多半是问路：

“任书记，陈书记在哪里？”

“任书记，张书记在不在？”

“任书记，农科站在楼上还是楼下？”

问了就走，绝无多的言语。他成了公社机关的指路牌了。他尝够了冷落凄凉的味道。一次，有个专业户甚至一背过身就说他的风凉话，而且很明显是有意让他听见：“这个饮食菩萨，球本事没得，喊他来给我守摊摊我都不耍，不要把我主得罪了。”因此，他又在暗中恨透了那些专业户。而尤其叫他耿耿于怀的是，公社里有几次吃会议伙食，好些人都去了，就没得一个人来喊他。听说那还是三十块钱一桌的呢。这些个狗娘娘养的！

“菩萨管不到事了，哪个还来给你烧香磕头呢？”他也说开了风凉话，“人家都找灵验的菩萨去了，我看有的庙子就红火得很嘛。”但他又指不出具体的人来。“人家请客，都把我避开了，这就叫有生人在场不请。”

但也不是绝对没有人到冷庙子里来烧香的。

这天中午就来了一位。那是手板心大队有名的柑桔专业户陈矮子，种植带贩运，这两年很整了一笔钱的。任子虚见他进了公社大门，心里就想，这狗娘娘养的，前几年三天两头请

我上馆子，就怕我砍他的广柑树。这两年腰杆硬了，认不得人了。想到这里，心里象打翻了一瓶陈年老醋。正想走开，却见那陈矮子对直朝他走来。他以为又是来问路的。谁知那陈矮子走到他面前，礼礼性性地掏出支带嘴的大前门来，双手递给他，毕恭毕敬地说：“任书记，你老人家好嘛，好久都没有看见你老人家了。”

他说：“咋看得见我啊，你一来就朝楼上走嘛。”因为公社一二把手都住在楼上。

那陈矮子并不生气，说：“你老人家说到哪里去了。我今天就是专门来看你老人家的，前一向实在也是忙得很。”

冬瓜脸的任子虚犯疑心了。你来找我，未必还有啥事求到我名下来。他心里不禁动了一个念头，便故意试探他：

“我还没有吃晌午呢，你找我有啥事？”

“走嘛，馆子头嘛。今天中午我捡了就是。”那陈矮子出乎意料地慷慨，以前虽然经常吃他，也从未见他如此慷慨过。那时他总是一抠一抠、一夹一夹的，好象每一回都有点迫不得已。

于是陈矮子在前，任子虚在后，熟人熟路，他们又对直朝中街那个老馆子走了。

跑堂的见他们进来，高声唱道：“又来二位？”接着说，“任书记，咋好久都不来了？生气了么？”

“我这一向工作很忙。”他有意慢吞吞地回答。又看见几个熟人把头掉到一边去，于是喊着他们的名字说，“不要躲我，我不得上你们的桌子的。”

人家只得应酬他：“任书记，哪个龟儿子才看见你了。来嘛，添个杯子就是。”

“我不得来的。我有人一路。”他不无自得地回答。

“当然罗，有万元户一路，任书记还把我们打在眼里么？”

他不再答话了。他本想就坐中间当街那张桌子，好让更多的人看见他，他任子虚的庙子里也并非就连一个鬼也没有。但不知为什么，那陈矮子却把他领到尽里面那个角角上，谁也注意不到的地方。钱在人家包包里，他也只得将就。好在叫人高兴的是，那陈矮子一口气就叫了五样菜，都是他好久不曾吃到的，有一样甚至从没有尝过，乡下的馆子如今也居然端得出来了。光听跑堂的朝那红锅方向高声报那菜名，口水就从嘴巴里冒出来了。他心里好激动。已经好长时间不曾有过这样的激动了。他完全忘了这一向来他对专业户的怨恨，露出一脸亲近的神色对那有钱的陈矮子说：

“这一向跑成都整了不少票子吧？”

谁知那陈矮子却诉起苦来，说现在生意难做，那成都火车北站，广柑桔子堆得象山一样。当然，专业户的话，你只能信一半；~~吐不露白嘛。~~

~~这时，陈矮子~~上来的是一大盘水煮肉片，真是又滑又嫩，~~麻辣可口，吃头一口就~~浑身的骨头骨节都酥了。酒也是上好的成曲，~~玉冰烧~~是当年的红苕白酒，打脑壳的。随着上来的是白油肝片、红烧狮子头和家常鳝鱼。鳝鱼在眼下这时节是很难得的，~~这一~~一大盘少说也得两三块钱。最后上来